



Multi channel tracking

# 密道追踪

蛇从革 | 著

最惊悚 最神秘的冒险  
所有的秘密——都指向一处



# 密道追踪

蛇从革 |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密道追踪 / 蛇从革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4. 7

ISBN 978-7-5108-3103-4

I. ①密… II. ①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3500号

## 密道追踪

---

作 者 蛇从革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黄宪华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[www.jiuzhoupress.com](http://www.jiuzhoupress.com)

电子信箱 [jiuzhou@jiuzhoupress.com](mailto:jiuzhou@jiuzhoupress.com)
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990毫米 16开

印 张 22

字 数 406千字

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103-4

定 价 29.80元

--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- 第一章·老沙 / 001
- 第二章·阴兵过道 / 021
- 第三章·守陵人 / 045
- 第四章·大拿 / 067
- 第五章·将军冢 / 088
- 第六章·千年祭祀 / 115
- 第七章·入地钎 / 166
- 第八章·六鳍鲤鱼 / 210
- 第九章·耶律乞努 / 254
- 第十章·鬼窟铁楼 / 310

这个故事其实我去年就写了，或者理解为已经构思好了。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之前，我想表达一个意思，这个世界上有特殊能力的人，从绝对数字上看，有很多。但是放在几十亿人口的基数上来看，比例又很小，小到完全无法有相互遇见的可能。

不过实际上事情却正好相反，具备特殊能力的人，又常常会碰到一起。也许就是因为有特殊能力的人，都会同时关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特殊事件，所以这种诡异的事件，把他们都拢到一起了吧。比如振哥故事里的几个人物，就是被一个篡心风水陵密道里面的虎符给联系起来的。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叫老沙，而老沙又是和我在三峡的时候，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相遇的。

我曾经做过保安，在三峡的一个商场里做了三年，大部分时间就是给一栋尚未修建完成的大厦守夜。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，一个化工专业的学生，进入社会后发现，因为社会环境的巨大变革，我根本找不到能够容纳我的工作单位。在家里无所事事了一年之后，家里人给了我两个工作选择：第一个是到三峡去，在一家商场做保安；第二个是做修车的学徒。

我选择了第一个。原因很简单，做保安一个月有四百块的工资，但是修车做学徒，只管饭。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是学工科的，我不希望一个车主问我是什么学历，然后我尴尬地告诉他，我是学工科的大学生，现在捣鼓汽车零件。这会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……做保安和自己的专业较远，所以相对觉得心安理得一些。

事实证明了我的目光短浅，当时另外一个比我小的技校生，顶替了我的学徒位置，两年前，我听说他一个月修车的收入有七千块钱。

做了保安之后，我每天穿着类似于警服的蓝色保安服，挎着警棍，还有手铐——真的是手铐，那时候保安行业还没有健全的行业规范。保安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工作，当我们上晚班的时候，基本就在值班室里和同事聊天，聊两个小时了，就在整栋大楼里巡逻一趟。每个人负责一半的区域，在黑暗中，用手电查看。保安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黑暗中，面对很多常人忽略甚至根本意识不到的环境。有很多很多常人眼中的隐私和秘密，都会出现在保安的眼中。

知道为什么刑事犯罪中保安作案的比例越来越大吗？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保安看到的，是你们根本就无法想象的另外一个世界。而且保安会更多地了解业主的很多隐私和秘密，另外，很多保安都身怀一些常人没有掌握的绝技。一旦保安的道德观受到冲击，就会铤而走险，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，因为实在是太有条件了。

比如当时一个叫陈力的同事，才十九岁，他说他是体校毕业的，专攻柔道，曾经获得过省运动会的银牌。但是我看着陈力娘娘腔的模样，怎么都不能相信，这个人四年后会入室强奸一个高中女孩，然后逃之夭夭，到现在都杳无音信。比如队长，姓周，他是当兵转业后在一家工厂做保卫干事，后来因为看不惯厂长的儿子欺负人，把厂长的儿子揍了一顿，结果他下岗了，受生活所迫，只好靠做保安生活。他说他当兵时是特种伞兵，曾经空降到某个周边国家执行任务。他没说过把那个人打得怎么样了，从来不提。比如一个和我同姓的保安，他最大的乐趣，就是爬到我们商场大厦的平台上，拿着一个高倍望远镜，察看四周的每个窗口，时间久了，他甚至能说清楚每个窗口后面的家庭是什么状态。他最开始是偷窥那些隐秘的夫妻房事，后来就迷上了了解每个家庭里的人物关系和纠纷。我现在能理解他的心态了，在他彻夜不眠的观察中，他得到了巨大的虚荣，还有那种无所不知的满足感。还有一个同事姓马，他不止一次把放在保安值班室里的财物保险柜打开，因为每次出纳在开保险柜的时候，他都会在一旁冷眼观看，其实暗中把出纳的动作都给记了下来。而且他非常喜欢琢磨锁具和密码。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弄到了钥匙的模板，然后配了钥匙。他在我和他值班的时候，把保险柜打

开，看到里面的大笔现金，拿在手上向我炫耀，最后又把保险柜给锁上，不露痕迹。很搞笑的是，不管是他，还是我，从来没有过把这些公款窃为已有的念头。

不过这些人都不能和老沙相比，因为我亲眼看到过老沙能贴在墙上，跟一个壁虎一样在墙壁上移动。老沙的年纪大我很多，那时候老沙已经三十二岁了，这是他应聘时的资料，是否真实，还不能确定。老沙平时在工作上也比较照顾我，在值夜班的时候，他都会让我多休息一会儿，把我的工作给分担过去。

老沙跟我聊天，他说以前他是做买卖的，做点生意挣了钱后，就当保安，做保安舒坦，没有什么压力。等把挣来的钱用完了，就再去做生意，做生意挣到钱，就再做保安，周而复始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人到底是喜欢做小生意呢，还是喜欢做保安？

在一个晚上，我和老沙同时值班，我出去巡逻，走在乌黑的大楼一侧，心里惴惴不安，总觉得某个地方会有恐怖的事情等着我。我本能地四处张望，终于看到头顶的墙上，距离七八米处，有一团黑影，乍看起来，是个人的样子。

我当时就吓得浑身一震，说服自己是看花眼了。我仔细看了很久，那个黑影在墙壁上慢慢移动，如同一个壁虎一样，除了没有尾巴。我对着黑影高喊：“你是什么？”然后把电棍扬起，电棍前方部位的蓝色电弧闪出，噼里啪啦地响，这样会让我心里有一点勇气面对这个诡异的人影。结果老沙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：“是我，你别喊了。”随即老沙手脚并用，飞快地从墙壁上溜下。

回到值班室之后，老沙首先开口，嘱咐我不要把看到的事情跟任何人说。我心里当然有数，这种本事什么人会有？当然是某种人吃饭的“手艺”。可是我们共事这么久了，也没听说过商场里有什么贵重物品被盗。我心里就不怎么忌惮，于是把老沙的手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除了手掌和手指上有些茧，看不出来有什么异样。

老沙当时没有对我说任何与他相关的事情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也闭口不谈那天晚上的事。两个月后，老沙就离开了，他没有辞职，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，突然就没了踪迹。最后一个月的工资，还有他几千块的押金都没要。他也没有和任何人有龃龉之事，就无理由地走了。当时姓周的队长还紧张了一阵子，以为他在商场大厦里偷了贵重物品后潜逃了。但是物业盘查了很久，都没有查到有什么损失。老沙就这样无端地在每个人的眼里消失了。队长根据他的个人资料去过他的家，但是没有什么结果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十年过去，我以为我忘记了老沙这个人。

去年我一个哥们儿要结婚，我陪着他去看房子，到了一个楼盘，然后在附近找了一个地下停车场。我和我哥们儿看了房之后，开车离开的时候，给停车场的

保安停车费，我当时看了看保安，结果就乐了，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，然后我下车，让朋友先离开。我走到保安跟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老沙。”老沙在瞬间也认出了我：“小徐。”两个人就坐在他的收费亭里，开始聊天。我慢慢地又聊起了他的那件事情，然后看见他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，这道伤疤从脖子下方一直延伸到他的下巴。这个伤疤在十年前是没有的。我现在相信，老沙绝对是个有故事的人，一个非同一般的人。我聊了聊我不做保安之后的事情，说自己现在靠写字生活。可是老沙没有说他的经历，沉默了很久才说：“既然你在写东西，看能不能把我的经历写一下。”我就觉得奇怪，这种要求我见得很多，承蒙很多网友看得起我，多次要把经历告诉我，看能不能写成故事。我当时就委婉地表达，不是每个人自己认为的经历，都能够写成小说的。

老沙又想了一会儿，对我说：“小徐，你知道吗，我离死不远了。”我觉得用这种不介意的语气谈论生死，让人很难理解。我当然表示不屑。在我还在思考老沙到底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老沙掀开他的上衣，把他的背部给我看了看，我看到他满是文身的后背左边的位置，有一个黑色的疮疤，不大，也就是跟手指头差不多的一个点，结了一层厚厚的硬痂，然后他又转过身，我看到他前胸上也是一样的伤口。

“你得了什么病啊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这个不是病，”老沙说，“这是我身上的伤。”

自从我从事写作之后，就遇到过很多有诡异经历的人。这应该是因为和我发文的类型有关系，如果我是写主流文学的写手，那些人就不会对我有这么多表达的诉求了。例如我写的那个科幻小说，就是“马甲的马甲”找到我，给了我一个难以想象的故事。现在我有个预感，老沙要说的事情，肯定会让我感兴趣。

老沙就慢慢地告诉了我，他这辈子到底是干什么的。其实老沙的年龄没有造假，他的确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生人，但是生下来后父母双亡，怎么长大的他就没有细说了。他只是说他十几岁在街上流浪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师父。那个师父教了他一点手艺，老沙——当时是小沙，就靠着这个手艺自己生存下来了。

可是不久后，那个师父因为一九八三年严打，被抓了进去，然后就没有了下落。老沙很惋惜，那个师父有很多本事，但是因为时间有限，只传授了他很少的一点手艺，之所以收留他，就是觉得老沙是个可以传授技艺的少年。可惜了，那个师父还没来得及把手艺全部相授，就被捕了。即便如此，老沙这辈子不但不愁生活，而且还比一般人要过得滋润。是的，那个师父就是个独脚大盗。在短短的几个月里，老沙学会了偷盗和防身的本领。老沙从师父那里学到的是慢活。我第一次听到偷盗还分快慢的说法，不免把好奇的神色表现在脸上。



老沙大致把他所知道的说了一下，大意是干他们这一行的，做事分快慢两种。干快活的，就是稳准狠，得手之后，立即把赃物转手，然后消失，针对的目标通常不会很大，用高效率快速挣钱，就算出了事，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。基本上从事这一行的，干快活的比较多，就是通常说的盗贼。当然干快活的人也是有高手的，活干好了，到了高手的境界，手艺跟快慢没有太大的联系。老沙学到的是慢活，可能做一单生意，需要几个月，甚至一两年准备。把自己的身份和背景都安排好了，再慢慢接近目标，最后出手。不言而喻，从这种目标收到的利益，远远大于普通的盗窃，可以让他无忧无虑生活很长时间。

老沙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经过磨炼后，终于成了一个在业内比较有名的人，在此之前，他也失手过，但是没有被抓住。然后有人听闻他的名声，主动找上门来，让他去做事情。他在那两年干了两单生意，拿到的钱就已经让他能够舒坦地生活下半辈子了。老沙的习惯就是利用保安的身份，接近目标。

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不禁好奇，当年我们在三峡，他是做保安的，难道当年我们商场有什么东西值得他惦记吗？老沙笑着否认了，他说他当时就是觉得想休息，而且他喜欢做保安。这也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常规掩饰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么这个解释，我是肯定不会相信的。当年我们刚去三峡的时候，报纸不止一次报道过在大坝的几处中堡岛上挖掘出了文物。这种事情，最遭贼惦记。但是看样子老沙是不会说他在三峡的事情，我也没有多问。

“但是你当时为什么不辞而别，”我问老沙，“这不是和你的目的相违背吗？”

“当时我接了一单生意，”老沙说，“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离开的事情。”

从老沙的语气来分析，我觉得他身上受的伤，估计是他所说的很急的那单生意造成的。

大家就不要追问，为什么我知道了这么一个有着罪犯身份的人，不去报警，维护正义和法律。我在这里只能说，我说的都是故事，就算是老沙跟我说的，也只能当作是个故事。他身上的伤，也不能有什么说服力，很可能是老沙受了什么意外伤，故弄玄虚说的而已。我不太喜欢纠结于这种若有若无的真实性，我把故事说出来就足够了。

老沙在当年不辞而别，就是因为接到了一笔大单。而且在这笔生意里，他遇到了一个人，他说他混迹了一辈子，终于遇见了一个身份非常的人。那个人也是一个保安，做保安之前，在部队当兵的时候，得过全军区的格斗冠军。老沙终于说漏了嘴：“我觉得这个人，跟你写的小说里的人一样，本事很奇怪。”

“我那都是瞎编的！”我连忙向老沙辩解。

“那你当我也是瞎编的好了。”老沙心平气和地说。

“你知道我今天会陪着我朋友到这里来？”我不禁开始揣测老沙的意图了。

“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会相互联系的。”老沙说，“人也一样，这样不算什么巧合吧。”

老沙没有再解释，而是继续说下去。

老沙接到那笔生意后，立即奔赴北方一个偏僻的小镇。由于时间很紧迫，他来不及在三峡的商场解决自己辞职等善后的事情，立即就赶到了那边。

这个小镇的名字是虎符镇，是个工业化比较严重的地方，有很多工厂。不过以前是个古镇，历史悠久，存在了至少千年以上，人杰地灵，风光秀丽，在地理位置上很重要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从古到今打了很多仗，不知道死过多少人，附近的农民，经常能挖掘出古代士兵的残缺骨骸。由于那几年全国的工业环境都不太好，小镇上的工业逐渐搬离，只留下了一个苟延残喘的钢厂，同时古镇文化得到重视，逐步地成为一个以观光旅游为主的休闲景区，打着古代战场的旗号。附近还有几个古老的烽火台遗迹，还有几个莫名其妙的建筑，当然风光壮美也是一个卖点。

约他过去做买卖的人和他一样，是个专门做慢活的。这个人名字不详，就连老沙也只知道他有个绰号叫“神偷”。一般来说，绰号都是圈子里的人叫的，能被圈子的人叫成神偷，到底是他真的有这个水平，还是只是一个恭维的诨号，老沙也没说清楚。那个神偷至少是有点能耐吧，比一般的蠢贼肯定是强多了，不然老沙不会跟着他做事。

虽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名字，但这并不影响两人成为合作伙伴，做这种事情的对方的背景知道得越少越好，在一起保持联系，有活的时候就聚在一起，事成之后，各不相干，一旦有了新的线索，就进行下一次合作。其实，做见不得光生意的人，特别是这种慢活的人，往往最需要这样的关系，不然势单力薄，很难做成事情。而且这类人，一旦认定了，就会为了合作的生意风里来雨里去，上刀山下火海，绝不说二话。而且尽量不追问对方的身世和来历。这就是道上常说的职业道德，也是老沙多年来为人处世的一个最基本原则。

神偷在古镇做活的时候，遇到点麻烦，立即想到了老沙，而且非常急迫，十万火急。老沙什么都没问，第一时间就到了古镇。抵达古镇之前，老沙做了点准备，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时髦洋气的观光客。他的长相十分普通，知道怎么做才不会引人注意，就好像在沙堆里丢进一粒沙，经过多年的学习，早已不是难事。就算不知道神偷要他去做什么，第一要务是自保，时刻都不能忘记。其实说

白了，就一个关键词“安全至上”，生意没成功可以做下一单，可命没了，那就一切都没了。做慢活的人，最耐得住性子，不着急毛躁，还没开始进，就想好了怎么退。并且，从接到神偷的电话开始，这个单就已经开始了。至于两个人是怎么成了朋友的，虽然我很感兴趣，但是老沙没讲，我就不问，合适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我的。

老沙来到古镇，按照神偷约定的地点，在一个靠街边的宾馆见到了神偷。

大家以为当盗贼是件挺神秘的事情，而有着神偷名号的人，更是应该转到不行，要么，就应该是电影常见的那类，贼眉鼠眼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其实，第一眼看到神偷的人，都不会把他跟盗贼联系起来。即便是他亲口跟人说他是个小偷，别人也不一定会相信。他温文尔雅，像是个受过高等教育，甚至是精英教育的学者，十指相当修长，典型的钢琴家的手。

老沙还是知道他一点事情的，就是他为了得到某个富豪家里的一件家传宝物，曾假扮家庭教师，为富豪的女儿授课，硬是帮助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把成绩翻了一番，让她考入了名牌大学。当然，除了得到丰厚的教学费外，那件宝物他并没有忘记带走。直到富豪发现宝物不见报警，也从来没把他列入嫌疑人的名单里。这件事被行业小辈们奉为经典，纷纷恶补知识，以期能掩人耳目，明偷明拿。

事实上，他们忽略了一件事，神偷之名，哪里是那么容易得到的，神偷利用家庭教师的身份偷东西，暗地里得做很多的功课，不只是把高中课本钻研清楚那么简单。而是靠着强大的地下信息网和强大的嗅觉，找到目标。然后长时间准备，探查目标的环境和背景，然后根据这些，制定最简单、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案，获得目标物。看似简单，但这种辛苦其实外人是体会不到的。

老沙自认为做不到，因此对神偷也是佩服有加。不过，老沙能做到的事情，神偷不一定能做到。毕竟没有谁是全知全能的，这时候，朋友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，通过互补协助，明确分工，大家共同完成一件事。

在宾馆里，老沙不单见到了神偷，还见到了神偷的另一个帮手——神偷的女朋友，一个叫嫣儿的女孩。老沙知道这个名字是百分之百的假名，随随便便就弄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出来，目的也就是掩饰自己的身份。无论男女都是这样。做这行的人，但凡有点人性，要么是和家里亲戚朋友断了联系，要么就口风很紧，不跟家人提及任何一点这方面的事情，以免让家人担心，或者翻了船累及家人。能和神偷走得这么近，这女孩肯定是有能力的。他们两人合作顺利，几乎不用外人插手，就能做成不少事情。他们分工极其明确，一个负责在外巡视环境，寻找切入口，一个则在家利用电脑进行幕后辅助。没错，这个叫嫣儿的小姑娘，

是个电脑高手，一部薄薄的笔记本电脑里，藏着无数的信息，以及十分有效的软件处理工具。这两个人，利用的是高科技作案。

“吃这碗饭不容易，不与时俱进，迟早被时代淘汰。”这是神偷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一开始，老沙对嫣儿是信不过的，与其说信不过嫣儿，不如说是信不过高科技。老沙是个非常注重传统手艺的人，总是不信任先进的东西。觉得神偷这是国外电影看多了，又被嫣儿的美貌外表迷惑，误入歧途，走上了华而不实的路子，浪费了神偷以前过硬的专业能力。但别人怎么做，他无权干涉，也就只闷在心里没跟神偷说。后来，三个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合作了一次，在这次合作中，老沙算是真正见识了嫣儿的实力，慢慢地也就接受了她，以及他们所使用的那些他看都看不懂的高科技设备。见这么有能力的嫣儿还在神偷身边，而神偷又叫上他来，老沙心里大致明白，神偷遇到的麻烦，的确是有些棘手了。

“跟我说说。”老沙一进门，没有过多寒暄，拿杯子倒了杯白开水，就问开了。神偷是个爽快人，接下来，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。

神偷和嫣儿这一次是看中了虎符镇废钢厂地基下埋的青花瓷器。根据神偷的判断，这次青花瓷器年代久远，价值昂贵，根据掘坑旁边的土质和杂物分析，下面极有可能是个古墓。要是能进入古墓里，说不定能收获的不只是青花瓷器那么简单了。随便捞出一两件值钱的东西，用到下辈子都不愁。可是当他们两人潜入到小镇后发现，这里的東西，不仅仅是青花瓷器那么简单。

原来，这个钢厂也已经停工多年，工人们早已被遣散，只剩下几个保安留守，守着厂内一些破旧设备和废铜烂铁。钢厂早已资不抵债，还不上贷款，银行把抵押的土地收回，然后转卖给了一个房地产公司。房地产公司打算在钢厂的原址上开发一个度假风景区。已经在外围准备工作，没想到动工没有多久，挖掘机就挖出了一些青花瓷器。现在，废弃钢厂已经被重重关卡围了起来，正在等有关部门派出专家组前来勘探。现在政府部门还没有意识到这批青花古瓷的价值，但是一旦考古学专家介绍，政府就会加强对钢厂的监管，时间紧迫。

神偷的打算是先弄清楚古墓的情况，再找个法子把古墓里的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弄走。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定位好钢厂的位置，巧妙避开镇派出所安排在这里的巡逻人员。

现在他们要用他们的方式去查探个究竟。谁知，就在这个过程中，神偷意外地发现了很多他们没有预料到的东西，觉得这单生意，可能远远不止青花瓷器那么简单，买卖的层次升级了。神偷觉得只有嫣儿帮忙，这生意拿不下来，于是他立即联系上了老沙。

神偷向老沙摊开一张古镇的地图，因为拆迁频繁，这张地图跟实际情况有些出入，神偷利用红色笔，在上面重新做了很多标记，其中四个点，则用黑色笔画上了圆圈。

“如果我没猜错，已经有同行先行一步了。”神偷说。

“有多少人？”老沙总算明白了神偷叫他来的原因。

如果做事过程中遇到瞄准了同一目标的同行，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。这也证实了神偷的猜想，这个地方具备如此大的吸引力，招惹来至少两路人马。而且可能会更多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青花瓷的价值再高，也不符合做这行买卖的常理。

“现在还不能确定对方是什么来路。”神偷无奈地笑道，“也不知道对方有几路人。”

“这青花瓷器露了相，市里电视台、报社都有记者来采访过，镇上领导为了促进旅游收入，打响古镇的名气，胡乱吹嘘一气，信口开河，大肆渲染，现在啊，方圆几百里捞偏门的都闻到了肉味，肯定要来分一杯羹，跟这类没技术含量的人过招，真是有损我们的形象。”嫣儿轻哼道。

“麻烦挺大。”老沙明白其中的利害，漫不经心地对嫣儿说，“不要低估任何人，失手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，就是瞧不起对手。”

“不论怎样麻烦，这一仗必须赢，有我们三人联手，要是还没办法得手，以后我们也不用混了。”神偷拍了拍老沙的肩膀，“希望他们都是下三路的角色。”

“看看再说。”老沙皱着眉头，他感觉神偷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但具体是哪不对，他又说不上来。这时候，老沙其实还没料到，神偷和他的麻烦还远远不止于此。因为他们最后要找的东西，比青花瓷贵重多了，其实这点，三个人已经预感到了。

老沙跟我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小徐，你写过关于鬼神的小说，你自己到底信还是不信？”

“这事看怎么理解了。”我对老沙说，“要说不信吧，其实还真有很多事情说不明白。”

“你信不信，这个世界上，有种东西，真的能把死人召唤出来打仗？”老沙突然问我一个不着边际的事情。

“这种东西……”我犹豫一会儿，“听说是有的，比如我就认为有些道士可以御鬼，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。”

“你没听明白吗？”老沙纠正我，“不是道士做法事御鬼，而是可以让死去

的鬼魂集结成军队的东西，那东西，是一个虎符。”

“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，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虎符是青花瓷器做的。”我听老沙越扯越远了，不免有点走神。老沙见我心不在焉，于是就不再提什么鬼神的东西，而是继续讲他的生意。

盗窃这种事，说得好听点，叫捞偏门，难听点，就叫非法掠夺。既然是非法，做这行的人，就都是见不得光的。长期在阴暗世界里谋食，人性大多扭曲。

在如今的世道，因为偷盗不成改成明抢的大有人在，逼到绝路，狗急跳墙害人性命的也不是没有。尽管老沙是跟了师父，走的是比较道义的传统路线，进师门第一句话就是只谋财不害命，但因为富贵险中求，为了生存，手上也有过人命。所以，在他看来，其他的同行，自然都不会是好说话的角色，要真正遇到那些半偷半抢的悍匪，真刀真枪地干上，那也是大有可能的。打心里，老沙不希望遇到那种穷凶极恶，没有原则的人，也不想冒险，不过碍于神偷的情面，答应了帮这个忙，而神偷又没说要退出，那就必须得帮到底。

但老沙觉得需要小心些，跟神偷说好，先看看情况，既要摸清楚古墓的情况，也要弄清楚同行是什么来路，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，知己知彼之后，才能避免发生事故，就算正面撞上也有周旋的余地。同时，也要更加注意隐蔽，以免发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情。经过分工，神偷继续负责调查古墓的情况，老沙则负责摸清同行的来历。如果后面的行动遇到什么变故，就见机行事。

老沙和神偷、嫣儿分工完毕。在神偷的提议下，神偷和嫣儿两人，继续布置针对地下古墓的探测，而老沙就需要一个身份，潜藏在古镇里。老沙把自己掩饰成一个外来的游客，在小镇上慢慢行走，查看小镇的环境。小镇从前是有几个工厂的，但是都是钢厂的配套产业，都是一些电镀、制管、型材焊接的小型工程，污染大，能耗高，所以首先关停的就是这些厂子。现在那些附属小厂的原址都已经荒废，只剩下一些破旧的厂房和大片长满杂草的空地，围墙都成了残垣断壁，勉强能从废弃的厂门上辨认出以前是做什么的。小镇的工业崩溃，取而代之在振兴旅游业。但是这里的旅游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，小镇的街道上游人寥寥，设施也没有完善。小镇的居民，当初一定是受了政府的号召，纷纷在小镇临街开了不少餐馆和纪念品门面，大部分也是惨淡经营，只有十几家还在勉强维持，看样子距离关门大吉也不太远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挖掘机在工厂外围发现了青花古瓷之后，当地政府大肆宣扬的原因吧，他们急需要一个噱头，把风景区的名声打出去。老沙想到这里，不禁心中感叹，他们哪里知道地底下的东西，价值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。考古专家组一时半会儿来不了，这种事情在中国多了去了，他们

也需要甄别事情的真实性，和挖出的文物是否具备价值。时间还够，不用太着急。

老沙在小镇上转悠了两天，坐着跟当地的老人闲聊几次，就把小镇的大致环境和情况弄明白了。这里本来叫虎符村，名字听起来非常气派，但是一直都是隐藏在山沟里的小村落，没有什么大名气，这里山高石多，土地相对平原贫瘠，所以虎符村一直就住着几百人，稀稀落落地分散在各个山沟里。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虎符村突然来了机会，一个来自省里的地质勘测队，在虎符村的地界上转悠了两年，突然宣布，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中型的铁矿。这下虎符村一下子热闹起来。国家立即在虎符村开了一个钢厂，然后来了大批工人，根据政策，在当地招工，把当地的农民招收进来当工人。在那个年代，当工人是无上的荣耀，端着国家的铁饭碗，是所有农民的梦想。为了能进入钢厂当工人，很多当地人都动用关系，挤破了脑袋想进去。然后就是虎符村最辉煌的日子，由于钢厂的重要，虎符村的建制也提升为虎符镇。所有的建筑都围绕着这个钢厂，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钢厂非常红火，于是配套产业的工厂也纷纷修建起来，虎符镇的人口达到了几千人。但是其中大部分是这些工厂的工人。工人多了，做买卖的人也随即多了起来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虎符镇非常繁华，比附近的几个镇子要繁华得多。

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首先是国家对产业进行调整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力度消减，这时候，矿务局也放出消息，虎符镇的铁矿资源也渐渐枯竭。当初的勘测结果有误，实际上矿藏里面百分之七十的铁矿石根本达不到提炼的要求。现在能够开采的百分之三十，已经开采殆尽。接下来，经济大环境越来越不好，虎符镇钢厂，就成了政府消减工业负担的首要目标。先是附属产业的工厂一个个倒闭，钢厂勉强维持了几年，到了去年，最后一个炼钢炉也终于熄火。工人们下岗后，老家在别处的就回家了。当地的工人就只能回去种田。虎符镇就这样渐渐地萧条下来，不复以往的喧闹。

老沙决定想个办法让自己在小镇上留下来，他看中了一间小门面，打算开个杂货铺什么的，掩人耳目。当老沙把这个提议告诉神偷的时候，被神偷否决了。

“你在这个时候，盘一个门面做生意，”神偷回答，“可以瞒住当地人，可是现在有同行已经进来了，你这么做，不就是给他们当了靶子？”

老沙觉得神偷说的话挺有道理，就说：“那我再想别的办法。”

神偷现在没有时间跟他交谈，因为嫣儿正在快速地移动手中的鼠标，然后两只手，在键盘上飞快地键入指令，手指白皙纤长，落在键盘上，跟弹钢琴似的。嫣儿在工作的时候，一脸的专注，老沙看着嫣儿秀丽的脸，心里明白，神偷肯定

是离不开嫣儿了。上一次合作，老沙还认为嫣儿只是临时和神偷合作。现在老沙看明白了，神偷肯定已经被嫣儿给迷住了，他们以后肯定是一家人。这种想法，让老沙很不安。作为合作者，三角关系才是最为稳定的合作关系，一旦其中两个人关系密切，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，是个很危险的局面。而且现在，神偷越来越依赖嫣儿的那些电脑和一些稀奇古怪的高级玩意儿，自己的本事反而不如以前那样被重视，这种局面，也很让老沙担心。

老沙决定，做完这单之后，就不再和神偷合作。

老沙想用做小买卖掩护自己的想法被否定。自己的提议被否决，估计也是嫣儿的主意，现在神偷的心思都在嫣儿身上，老沙暗自提防这件事情。老沙继续在镇上慢慢打量，想找个合适的方法掩饰自己的身份，走到钢厂的门口，突然就看到一张海报贴在大门口：

### 急聘

本公司招收保安数名。年龄要求18岁至45岁，初中以上学历，退役军人优先。

老沙看到招聘海报忍不住微笑起来，自己正在绞尽脑汁的事情，就被这个海报给轻松地解决了。

老沙跟我说到这里，我也好笑，看来做保安真是他掩饰身份的好办法。

“你应聘上了吗？”我虽然大致知道答案，但还是忍不住问。

“应聘上了，”老沙笑着说，“一个月才七百块钱，他们根本就很难招到人。”

“我估计是因为他们挖出了青花瓷的原因，”我对老沙说，“要保护现场，所以临时招收保安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沙说，“就是这样，可是你不知道，保安的队长，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人，很厉害，我看他第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

“他也对青花瓷感兴趣？”我问，“也是你的同行？”

“不，”老沙向我解释，“他是个很单纯的小孩，比你还小几岁，他不是做我们这一行的。”

“可是你又说他很厉害？”

“我说他厉害，”老沙说，“是因为我发现他的本事不一般，可是为什么当了个保安。当初我以为他也是和我一样，出于某种目的到这里的。可是我和他接触后才发现，不是这样，我的意思是，他这人非同一般……”



“我明白了。”我点头说，“你的意思是他具备常人没有的能力，但是生不逢时，沦落成了一个保安。”

“大致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老沙说，“我慢慢告诉你他的情况。我觉得他跟你写的小说里的人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虽然有超出常人的本事，但是他自己不会利用。”

“他不会是个做鬼的吧？”我笑起来。

“不是，”老沙说，“他身上有秘术，而且他在极力掩饰。”

“我有点兴趣了。”我对老沙说，“写小说的人，就喜欢这种神秘秘的人物。他叫什么？”

“别人都叫他大拿。”老沙回答，“真名叫李元，而且从他的履历来看，他没有什么复杂的经历，这个和他身上掩饰的本领产生了反差，我当时很难理解。”

我对老沙说：“很多心思缜密的人，能够把自己掩饰得很好，指不定他也和你是同行。”

“大拿绝对不是！”老沙坚定地说。

我突然醒悟，是的，老沙跟我说起的事情，已经发生过了，他说的大拿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对于他来说，已经是很确定的事情。我继续听老沙说下去。

老沙当即把自己光鲜的游客衣服给换了，换成了一件普通的夹克。然后回到钢厂，找到保卫科的办公室，站在办公室门口，犹犹豫豫地敲了几下门。门开了，一个年轻人站在老沙的面前。

“请问……”老沙用东北话说，“这里是不是招聘保安？”

年轻人看了老沙几眼，问：“身体健康吗？”

“没出过毛病。”

“多大年龄？”

“三十四岁。”

“身高？”

“一米八二。”

“行，”年轻人爽快地说，“现在就可以上班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沙建生。”老沙故作迟疑地说，“我得先回家收拾一些东西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”年轻人回答，“现在缺人缺得厉害，你哪儿人？”

“我是沙湾镇人，听说这里招人做保安。”

“沙湾镇啊，”年轻人高兴地说，“我老舅家呢，还真不近，来去三个小